

感悟 人生

雨

● 人文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合署)20 级汉语言文学一班 薛 祺

六月正值雨季,常淅沥沥下些雨,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南方的雨季又何止是下些雨。高温伴着即下即停的雨,人站在这样的天地之中,只觉得自身变成了汤锅里的某样食材,养分正要在这日日不歇地熬煮中被吸干了。

我对雨的情感有些复杂。

上课下课路上的雨是最让我讨厌的,但这讨厌与其说是对雨的厌烦,不如说是对雨所造成之境况的厌烦。校道本身并不太窄,同时容下两辆小轿车绰绰有余,奈何教学楼到宿舍的路就那么一条,而着急上课或者急着回寝室的同学又多,那本来不窄的一条道在此情形面前还是显得有些不够了。不下雨还好,大家虽说离得近点,但总归也保持着应有的距离。然一下雨,我只能是身不由己了。

下雨天,所有人都撑开自己的那把伞,熙熙攘攘挤在校道上,人虽然离得不近,伞却是一把挨一把地挤在一起,前面的伞动了,你也必须动——后面的伞

顶着呢!要是恰好在桥的中间,那更是不得了。因桥拱形的造型,人站在桥上自然有些梯差,大家都开伞可不就乱成一团。前面人的伞往后倾斜,他积攒的雨水就会泄到了你的伞上,而后面同学的伞又不时怼到你的背上,前后夹击,这可真是有口难言,只能沉默地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往前挪,只盼着早点过了这架桥。

雨天若是站在高处往下看,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紧挨着的亲密的伞海。每每挤在伞海之下,被后面的伞推着往前走时,我会从心底感到一种落寞;下雨让大家的伞变得如此亲近,人们的距离似乎也缩短了,可大家的心还是隔得如此之远,叫嚣着“我不想被碰到”。雨让伞相遇,却让人分隔了。

我也喜欢雨,尤其喜欢在没有人的下着小雨的路上走。其实这走是漫无目的的,走到哪就算哪,还想走就一直走下去,没有尽头。小雨不至于像大雨一样针一般狠狠刺在人身上,而是一滴一滴、绵绵密密

地落在身边。若是恰巧在六月的午后遇到一场小雨,则阳光和雨滴一齐落在泥土上,阳光温暖,雨水芬芳。一个人走在湿润的地上,不需要他人,雨水就是我的舞伴,晃晃悠悠地乱转,没有要去的地方,没有要做的事,无所事事的,因而很愉悦。

有时撑着伞,听见雨落在伞面的声音,闷闷的、重重的,由是想到雨落在伞上或许是有些闷闷不乐的。对于人来说,雨落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落在屋顶,落在伞面,抑或是落在土地上,都没有什么不同,雨就是雨,落下就变成了雨水。但于雨而言,落在哪里或许是不一样的,毕竟落的地方便是雨的归处。落在泥土上便钻进土壤深处,汇入那暗流中;落在绿草鲜花上,那便流入草木的根茎,滋养得花草更加鲜艳;然而若是落在人的身上,这可算是浪费了,人类不但不感激,还会暗恨这雨水把他的衣物打湿,更别提落在伞面上。被中途拦下的雨恐怕算是夭折了,雨又如何会快乐。这么一想,我也就赶紧收伞跑进建筑里,在檐下看着雨快活地奔向大地……

雨有急有缓,有快乐的雨,有悲伤的雨,然而我最喜欢的是孤独的雨。孤独的雨往往出现在夜里,在众人熟睡时悄悄落下,把树上的叶、地上的草都润得优柔透亮,然后随着晨光的升起,还未汇入泥土的雨水又化成蒸汽回到空中,地上生机勃勃,没有人知道曾下过一场孤独的雨。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我想做这样的雨,不被打扰地静默地下,也无人知晓。

影视 视线

太阳照常升起

——电影《让子弹飞》影评

● 公共管理学院 21 级土地资源管理二班 陈思铭

一转眼,《让子弹飞》已经上映十年了。随着最近网络上让《让子弹飞》申遗的新梗热传,我又重温了这部由姜文导演,被堪称神作的影片。

影片讲述了民国年间悍匪张牧之(姜文饰)在野外伏击即将走马上任鹅城县长的马邦德(葛优饰),摇身一变化名清官“马邦德”上任鹅城县长,并与镇守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周润发饰)展开一场激烈争斗的故事。影片中包含了大量的隐喻与象征,可以说在每个镜头,每一处台词,甚至于背景音乐的安排,都充满大量的信息与暗示,值得反反复复去细品。而在观影过程中,我又不禁感叹姜文导演之“神”,也理解了为何网络上许多人热传“快把《让子弹飞》申遗”。

一 六子吃了几碗粉

电影中,胡万怒斥老六吃了两碗粉,却只给一碗的钱,指责他欺行霸市。年轻气盛的老六辩驳:“我就吃了一碗的粉,当然只给他一碗的钱!”而势单力薄的小贩在胡万等的威逼下,只能说老六吃了两碗。老六百口莫辩,气得把身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意思是我还差这点钱吗?胡万知道他不差钱,差的是冷静,便再煽风点火地激怒他,道出了那句经典台词:“有钱不给,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嘛?”在被众人包围着的道德绝境下,老六剖开自己的肚子,取出肚中的米粉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粉。然而众人见状直接走散,只有他端着一碗血淋淋的粉,含着泪,在哀求中冤屈而死。

有人在乎他到底吃了几碗粉吗?没有。人们只想看他剖腹自杀而已,人们不在乎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想看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就像之前河南洪灾期间的鸿星尔克事件一般,一群人带节奏,制造狂热的逼捐氛围,用捐款多少来衡量企业,站在道德制高点来审判别人。还有在新疆棉花事件中,以 BBC 为背后主导,为了抵制新疆棉花,谋取经济利益,平白污蔑中国新疆棉花产业存在对维吾尔族人强迫劳动的谣言。

在网络世界中,造谣几乎毫无成本,“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每次都是造谣者热度居高不下,而被造谣者剖开肚子自证清白后,却没什么人关注了。他们在乎的似乎本来就不是真相。

二 “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影片里,花姐拿着枪指着张麻子而不指黄四郎,张麻子问:“那你拿枪指着谁,你拿枪指着谁?”花姐回答道:“因为你是好人!”张麻子不服:“这是什么道理?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然而在现实中,被人拿枪指着的好人可太多了!

在当今,越是好人,越容易被道德绑架。那些人认为,好人好欺负,坏人不敢欺负。而好人就得一直戴着好人的旗号,一旦哪天做错了事,那你就算做了大半辈子的好人,也功劳一簣。而那些坏人呢?但凡只要做了一件好事,便有人称

赞,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

斗米养恩,升米养仇,社会推崇好人,社会却用枪指着好人。

三 张麻子脸上就应该长着麻子

影片接近尾声,四郎死,鹅城太平,马邦德和张麻子坐在一起复盘整个过程,张麻子将自己的经历全盘托出,说自己原名叫牧之。马邦德既震撼又欣喜,说这是个好名字啊。原来张牧之年少得志,但赶上世道大乱,不得不落草为寇上山做土匪,而名字传来传去,就从牧之成了麻子。他说,“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人们总喜欢轻而易举地给别人下定论,而不愿意去相信真相是什么。总是依据着自己内心的揣测为别人贴上标签,对别人居高临下、评头论足,他们只愿意相信,张麻子脸上就该长着麻子。

就如现在社会中的许多人,不断给每个职业贴上不同的标签:老师就该什么都会,不能犯错误;医生就该时时刻刻在前线奉献,不得懈怠休息;消防员、警察就不能有私人时间,否则就是置社会安全于无物。

说到底,他们都是人,这个社会哪有什么超级英雄,只有伟大的平凡人,大众们不该用自己死板的眼光去评价、去刻画他们。

毕竟,黄四郎脸上也没有四啊,马邦德脸上也没有马啊。

四 “谁赢,他们都帮谁”

影片后面张麻子与黄四郎大决战时,面对鹅城百姓帮谁的问题,张麻子说出了这句话:“谁赢,他们都帮谁。”在群体里,谁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出了事谁都不想躲着,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取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便是我们说的“乌合之众”。

影片结尾,《太阳照常升起》响起,马匹依旧拉着列车,太阳照耀着大地,鹅城太平了。鹅城真的太平了吗?张麻子骑着白马,跟上了列车,他知道,此时此刻,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一个张麻子走了,还会有一个新的张麻子出现,“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革命尚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难道人民真的看谁赢就帮谁吗?不,人民帮谁就谁赢。

《让子弹飞》就是这样一部在十多年后仍然值得反复回味的影片。无论懂与不懂,它富含戏剧的爽快与丰富的寓意,让人每次回看,总能看出些新东西来。它其中所传达的信息,许多都影射了社会现实,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网友纷纷要它申遗吧。

哪里有强权,哪里就会有张麻子这样的革命者,他们会为谋求公平自由与正义的世界而不断地奋斗着,就如影片中所述,“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太阳不会永生,而是会照常升起。

诗情 飞扬

一朵花

路过人间

● 人文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合署)22 级新闻学一班 蔡翼锴

在某个夜晚

我变成了一朵花

在河畔的树上摇曳

月光下我和风邂逅了

她带我离开了树梢

我们飞越了海洋

看见了停泊在港口的巍巍巨轮

我们在灯塔里面坚定的目光注视下

和云一起漂游到了彼岸

我们往前飞

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与飞驰而过的高铁竞速

在熙熙攘攘的夜市人海中

欢歌载舞

不知何时

我们拿着号码牌

静静地走进了医院的病房里

我看见

有好几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天使

对着一位戴着口罩的老奶奶施展魔法

于是在那温暖的圣光中

我们悄悄地走出了医院

奔波了一路的我累了

值班的月亮和星星似乎也累了

快到太阳换班了

我抬头看见星辰大海

看见了广寒宫的嫦娥和玉兔

看见了遨游在银河的神舟

听见了来自地心的龙的怒吼

一朝如十年

彻夜游历

我感觉在人间漂泊了许久

走走停停,天亮了

我飞到了陌生却又熟悉的蓝天

穿起了镶有金色星星的红衣

伴着风和云

摇曳,舞动

褪去了红衣,告别了云风

我从人间经过

再次回到了河畔的小树

我感受了春风

我沐浴了春雨

我随着流水回到了土地

万象 走廊



拨冗

● 金融学院 20 级金融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2 班 任佳文

流金 岁月

田贵婆的故事是母亲讲给我听的。田贵婆是曾祖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高祖母。

母亲说,在她的记忆里,田贵婆总是身着盘扣式的墨蓝褂子和宽大的黑绸子裤,穿着一双木屐,咯吱咯吱地踩着地板,里里外外地到处忙活。即便是个老太太了,田贵婆每天还是一丝不苟地梳好她的发髻,然后插上一支带花的银簪子。

田贵婆原名冯四,因在家中排行第四,故名冯四。1910 年,十六岁的冯四嫁给了林田贵——也就是我的高祖父,从此大家便唤她田贵婆。

田贵婆和田贵公日日在田间辛勤耕作,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支撑起家中的生计。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多数的是生活在贫苦之中的。在

家中添了三个孩子之后,田贵公决定到湛江去当轿夫。可没过多久,田贵公就因为常年的高负荷劳动得了重病,但又无钱医治。田贵婆得知后,狠下心来把自己两个女儿卖给有钱人家做了丫鬟,拿了钱给田贵公治病,可还是没能把田贵公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田贵婆守了寡,这一年,她三十岁。望着家徒四壁的小屋子,田贵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继续过这种贫苦的生活。为了供儿子林举理读书,她只身来到广州,一边给大户人家做佣人,一边学习制作糕点。

后来,田贵婆回到老家,时常会做些地道糕点给大伙儿解馋。糯米糍、芋头糕、煎糍等等,都是她的拿手糕点。母亲谈起这些儿时让她垂涎三尺的糕点,仍是赞口不绝。有时候,田贵婆会

田贵婆

● 会计学院 21 级会计二班 司徒宇璐

挑着个担,把做好的糕点拿到圩上去叫卖,给家中增添一点小小的收入。

当田贵婆的孙子出生后,大家对她的称呼便从“田贵嫂”变成了“田贵婆”。但她的日常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照看孙子孙女们,再到照看曾孙子、曾孙女们,照料家中饲养的鸡,给家里人变着戏法做小点心。母亲便是田贵婆一手带大的。母亲说,田贵婆在闲眠时,总会一边给她扎小辫,一边慢悠悠跟她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

再后来,田贵婆的儿子、孙子都有了出息,找到了好工作。孙子甚至从学徒做起,一点点积累经验,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红砖厂。家中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一家人也从农村搬到了城里。

时间像一列缓缓驶过的列车,慢慢地淌呀,

缓缓地摇呀。即便田贵婆还想在家中多干上几年,掌管时间的神明也不允许了……

1989 年,田贵婆的身体大不如前,饭吃得也不如之前多了。也许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田贵婆要求回到平岚老家住,以求叶落归根。一个星期后,田贵婆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五岁。

田贵婆的一生很平凡,她没有多大的功绩,或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可她里里外外忙碌的身影,她的温声细语,亦或是在艰难困苦面前表现出的坚韧与坚毅,都给晚辈们留下了许多的记忆与财富。

每每听母亲讲起田贵婆的故事,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这样一个场景:田贵婆穿着朴素干净的墨蓝色大褂,双目炯炯有神,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站在门口望着归来的儿孙……